

重温党史，一件件历史文物，一个个革命遗址，一桩桩生动故事，一个个闪烁着无比光辉的红色圣地，以其可歌可泣的革命主义精神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抚今追昔，革命年代它们是一座座红色的丰碑，如今，让我们壮怀激烈、倍感

鼓舞。誓言墙上，一句句誓言由为醒目，“我将永远追随党的脚步”。

每个时代，都有令这个时代感动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总是与传奇和辉煌紧紧相连。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样的传奇与辉煌太多太多，留下了一处处光辉的红色

足迹：她从母瑞山走来，心中吟唱着不屈的悲歌；她从白沙起义的城头走来，浑身涌动着排山倒海的求索；她从芬坡乡苏维埃政府旧址中走来，肩扛沉重使命与满腔热血，燃起民族救亡的熊熊烈火。

——题记

冯白驹将军抗日驻地遗址

位于定安县雷鸣镇南曲村东北面的居禄山。

1941年4月上旬的一天，琼崖特委书记、抗日独立总队队长兼政委冯白驹率领12人到定安县雷鸣乡南曲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南曲村父老王立珪将他们安排居住在该村东北部居禄山的5户农家中，其中王姓1户，伍姓3户，林姓1户。冯白驹住在王世春

家。冯白驹等人主要在夜间通过向群众演讲、唱抗日歌曲、吹口琴来宣传和发动群众抗日。14天后，冯白驹等人离开前，冯白驹亲自将自己一张30cm×24cm的画像送给王世春的母亲李氏留念。

冯白驹将军抗日驻地遗址 崔开勇 摄



雷鸣乡抗倭殉国忠烈官兵纪念碑



雷鸣乡抗倭殉国忠烈官兵纪念碑 崔开勇 摄



雷鸣乡抗倭殉国忠烈官兵纪念碑原址 崔开勇 摄

位于定安县雷鸣墟向荣街北端的140号和142号门牌之间。1939年4月29日，日军坂田混成旅团200余人从定城出动，取道雷鸣、龙门，企图进驻翰林林的

国共抗日统一战线机构——琼崖抗日战时党政处。这天中午，国民党定安县自卫团游击小队队长王会禄（雷鸣南曲村人）带领12名队员（雷鸣南曲村11人，头尾村1人）从雷鸣乡南曲村向雷鸣墟进发，在日军必经之路西侧的“双人墓”处埋伏。下午3时许，以装甲车为开路先锋的7辆日军军车驶了过来。当军车进入游击队伏击圈时，队员们一齐开火，打死打伤了日本兵数人。王会禄布置6名队员打掩护，自己带领6名队员冲上去，用手榴弹袭击日军军车。日军慌忙架起机关枪向伏击的游击队员疯狂扫射，王会禄当场中弹牺牲，队员王成祥肩膀负伤。因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员迅速撤出战斗，离开阵地。

1942年2月27日早晨6时许，定安县游击后备第一大队长王志发率领雷鸣乡、宾文乡后备中队70多人在宾文乡（今富文镇）滕仔溪（即潭陆溪）北岸，与分别从深水、溪头村两路来犯的日伪军1000多人激战。队长王志发指挥战斗，他命令一班班长陈家定带领6名队员负责把守水急而浅的渡口处，陈家定端着机关枪来回游动向日伪军扫射，打退了企图渡溪北进日伪军的多次冲锋。数十名日伪兵被击死击伤，全被同伴迅速拖离阵地，潭陆溪南岸的沙滩、坡地上留下斑斑血痕。激战中，日军4架战斗机飞临潭陆溪，沿着溪坎低空来回飞行，从空中用机关枪向我游击队阵

地疯狂扫射，王志发左胸中弹牺牲，陈定邦、王定贵、蔡焕声、王瑞福、利业成、吴秀昌、林宏仁、符诗禄、吴儒禄、林茂梅、陈明芳、陈裕信、王利斗、王利高等15名队员也相继为国捐躯，陈家定和一位队员负伤。下午3时许，日伪兵始终摸不准游击后备队的实际人数和火力，不敢贸然进攻渡过潭陆溪，不得不撤回雷鸣墟据点，游击队副大队长陈昌国率领余部转移到深水村，撤出了战斗。

1946年春，琼崖国民党军政当局在雷鸣乡公所门前（今雷鸣墟向荣街北端）为纪念王志发等24名抗倭殉国官兵立了一块“雷鸣乡抗倭殉国忠烈官兵纪念碑”。碑高2.07米，上宽65厘米，下宽69厘米，厚10厘米；正面中间镌刻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丘岳宋（陆军少将）题写的“为国牺牲”4个23厘米见方的大字，左侧镌刻丘岳宋书写的“为王烈士志发题”7个小字，右侧镌刻丘岳宋的署名；背面镌刻琼崖守备司令王毅（陆军中校）撰写的约800字的纪念碑简介，赞誉“雷鸣市一役”是“我琼地方团队抗倭殉国此其第一声也”，赞誉“潭陆一役为地方团队抗倭战中仅见者。”

20世纪50年代初，南曲村民将此碑抬回村里保存至今。现存放在南曲村委会办公室旁，保存较完好。

（本版图文由县史志办提供）

岭口镇皇坡村

—芬坡乡苏维埃政府旧址

据记载，皇坡村宅乃是黎寨南雷峒主王官家的故土。元代皇太子图帖睦尔流放海南时，曾受到峒主王官的保护，结下深厚友谊，皇太子并从此地跳“龙门”当上皇帝——元文宗。此后元文宗下圣旨升定安县为南建州，州府建于离此不远的九锡山村。此村便称为皇坡村。因海南话“皇”和“黄”同音，此村亦称为黄坡村。至明朝洪武年间，此村被官府所焚，后来清朝光绪年间由王官的第三十世孙王克斗重建。

芬坡乡苏维埃政府旧址距皇坡村村口约两公里。1927年冬，共产党员王仕谦受琼崖县委书记冯白驹委派，回家乡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于当年年底在皇坡村成立党小组，由王仕谦任党小组组长。1928年1月22日，中共定六区区委书记王明焘在指挥答扬武装暴动中，不幸负伤，被转移至此养伤。是年春，在定六区委的指导下，成立了芬坡乡农会，由王仕谦任农会主席。同年5月，在此成立

芬坡乡苏维埃政府，由王仕谦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由芬坡乡苏维埃政府到母瑞山中共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琼崖红军师部有一条隐蔽的山路，母瑞山多次遭遇敌人的围剿，这条山路成为琼崖纵队秘密转移的通道直接到芬坡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皇坡村，从而为保存革命火种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皇坡村的村民有着“山不藏人人藏人”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该村的一个村庄就因为“窝藏共产党”而被日军更深半夜放火烧光，全村仅有一人幸存，至今仍能见到当年被日军烧毁的残墙断壁，令人触目惊心。



侵琼日军“翰林阵地”碑



侵琼日军“翰林阵地”碑 陈业富 摄

原位于翰林墟民主街东端临民生街路口的南侧，今置翰林镇人民政府大院里。是日昭和18年（1943年）前后开始驻扎翰林墟横行的铁证。

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定城后，全县共设10多处军部，构筑50多座炮楼，兵力主要部署在定安县的北部和中部。中部以龙门墟为主要据点，他们强迫当地民众拆掉民房，在龙门墟东南面的内洞山周边建筑了10多座炮楼，围困内洞山抗日根据地军民。

为了巩固其法西斯的统治，日本当局于1943年初派海军江岛部队曾根队驻扎翰林，1944年撤离。为强调驻扎翰林的重要

性，日军特地用汉字在一条长115厘米，宽29厘米的方柱体花岗石上刻碑纪念。碑正面上半段阴刻“翰林阵地”4个楷体大字，下半段阴刻“起昭和18年1月10日，竣工昭和18年5月17日。大日本海军江岛部队曾根队”楷体小字。背面阴刻“昭和19年13月12日田头坡村进驻。同年同月18日翰林进驻。昭和18年4月旧新兵舍移驻。昭和19年8月1日山根队丰田队建立”楷体小字。

海南解放初期，石碑被挖出存放在翰林乡府大院宿舍墙角旁。碑文中“昭和”两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敲打而模糊不清。

今“翰林阵地”碑仍置于翰林镇府大院里，保存基本完好。

岭口之战之歼灭国民党军“王牌团”

崔开勇

琼纵第三总队为保卫琼东解放区，1949年12月1日在母瑞山东北麓岭口油毛肚部署了一场伏击国民党军“王牌团”七六五团的战斗。当天子夜，第三总队3个团指战员冒着呼啸的寒风，向伏击地点行进。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

早晨7点20分，5名国民党兵从大掘头据点往岭口方向巡逻，被埋伏在白石岭公路附近的琼纵敢死班战士消灭了3名，剩下的2名逃回据点。接着国民党军一个排的兵力真赶来报复，接近白石岭时，琼纵一团三

营第八连正面迎击，第七连从右侧配合，仅用20分钟，国民党兵基本被歼灭。

9点时分，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营从岭口据点出来。当他们进入伏击圈时，三总队指战员一齐开火，在3里多长的阵地上，枪声轰鸣，硝烟弥漫，经过激战，除小部分国民党兵逃命外，其余的都被歼灭，并缴获了一大批美式装备。

下午2时10分，岭口国民党军

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匆匆忙忙跑步赶来。当他们接近二、三团阵地时，一阵枪声响起，前排的国民党兵应声倒地，后面的如惊弓之鸟，丢下同伴的尸首，仓皇逃回岭口。这一天四战皆捷，共歼灭国民党军超过一个营，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琼纵二团团长许会盛、三团三营长符文育等57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12月7日，第三总队开赴石壁墟赤坡岭歼灭国民党二五五

师七六四团一个连之后，立即回师母瑞山东麓的木格山原驻地休整，准备再次打击即将往嘉积撤退的岭口国民党军。

同月20日凌晨5时，三总各团按计划向岭口至大掘头之间隐蔽好。8点半钟，驻岭口的国民党军先用炮火对大掘头一带进行火力侦察，副团长亲自率领一个加强连占领岭口附近的无名高地，并继续派小分队向

三总部队隐蔽的地方进行搜索，用火攻侦察。

10时20分，国民党军见前沿阵地毫无动静，便大胆前进。当大部分国民党军进入三总队伏击圈时立即受到三总队指战员的猛烈打击。三总队分别将国民党军切成三段后，一、二团集中力量，先围歼白石岭至一〇二点七高地的国民党军，后同三团一起歼灭靠近岭口的一部分国民党军。至此，第三总队在岭品五战皆捷，共歼灭国民党三十二军一个“王牌团”，在琼崖纵队战史上首创歼敌一个团的战例。